

中国百年灾害回眸丛书
ZHONGGUO BAINIAN ZAIHAI HUIMOU CONGSHU

风雨同舟

夏明方 康沛竹◎主编

FENGYU
TONGZHOU



以二十世纪重大灾害为线索
探索灾荒的成因及社会影响

夏明方、康沛竹主编
1998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16开
300页
32.00元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百年灾害回眸丛书

风雨同舟

夏明方 康沛竹 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同舟 / 夏明方, 康沛竹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4.12

(中国百年灾害回眸)

ISBN 978-7-5087-4892-4

I . ① 风… II . ① 夏… ② 康… III . ① 灾害 - 历史 - 中国 - 1987~1999 IV . ① X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2658 号

丛 书 名: 中国百年灾害回眸

书 名: 风雨同舟

主 编: 夏明方 康沛竹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张铁纲

责任编辑: 杨春岩 陈贵红 **责任校对:** 路 广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电 话: 编辑部: (010) 58124828

邮购部: (010) 58124845

销售部: (010) 58124829

传 真: (010) 58124870

网 址: www.shcbs.com.cn



中国社会出版社官方旗舰店

社会工作者考试教材唯一指定天猫店 THE ONLY DESIGNATED ONLINE BOOKSTORE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4

字 数: 6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目录

Contents

一 春天里的一把火

——1987 年大兴安岭森林火灾 / 001

火之源 / 002

火之势 / 008

火之灭 / 013

二 众志成城挽狂澜

——1991 年江淮大水灾 / 021

祸从天降 / 022

党心系民心 / 026

风雨同舟 / 030

毁家纾难 / 034

悲剧没有重演 / 037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 043

三 决战

——1998 年中国大洪水 / 050

不尽洪流滚滚来 / 051

巨手挽狂澜 / 056

一场特殊的战争 / 061

人民的胜利 / 069

智慧的长城 / 073

万众一心度劫波 / 078

再造好河山 / 083

四 末世劫

——1999 年台湾集集大地震 / 090

凄凄惨惨戚戚 / 091

满目疮痍 / 097

同胞情未了，人祸几时休 / 104

主要参考文献 / 109

后记 / 117

一 春天里的一把火

——1987 年大兴安岭森林火灾

时至 1987 年，中国人民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沐浴了 9 个年头了。人民的生活，就如同当年全国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流行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温暖无比。

谁曾想到，这首不脛而走的流行曲竟变成了一首讖谣。因为这支歌刚唱到 5 月，即在我国最重要的森林基地——大兴安岭引起燎原之势，最终导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当然，这是戏言。

从 5 月 6 日到 6 月 2 日，熊熊大火燃烧了整整 26 天，黑龙江漠河县城、9 个林场、70 万公顷森林、85 万方已伐林木、2488 台设备以及 325 万公斤的粮食、64.4 万平方米的房屋付之一炬，受灾群众 10807 户，56092 人无家可归，死亡 193 人，受伤 226 人，直接

经济损失 15 亿元。

灾难并不仅仅是在逆境之中降临。

火 之 源

大兴安岭位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北起黑龙江，南至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上游，西临呼伦贝尔草原，东与小兴安岭相望，总面积 2268 万公顷。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林业基地。森林面积达 1344 万公顷，占全国森林面积的 11%，林木蓄积总量为 12.5 亿立方米，占全国总量 14%。在大火发生前的 1986 年，它曾向国家提供了 1009 万立方米的木材，占全国当年木材总量的 15.6%。

对东北地区而言，莽莽森林又是一个巨大的生态调节器。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

它像一道巨大的绿色长城，横亘在东北边境，抗御着西伯利亚的寒流，减缓着蒙古高原的旱风，改善着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三省的气候；它像一座无形的巨大水库，吞吐着上百亿吨的水分，滋润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和科尔沁草原，哺育

着东北平原上的千万亩良田；它像一座净化空气的绿色工厂，每天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有害浮尘，吐出大量的新鲜氧气，调节和维持了我国东北地区良好的大气环境。

不过，这片被誉为“绿色金子的宝库”，也有她自身的脆弱因素。

整个林区地处高寒地带，深受贝加尔湖暖脊控制的气候影响，每年从3月15日到7月15日，这里都要刮起大风，且次数多、持续时间长。它使含水量已经极低的可燃物质的干燥程度更为严重，火情往往可达最高等级——5级，即强烈燃烧级。据专家分析，此前历史上25起特大火灾，就有20次发生在这种暖脊气流控制的天气形势之下。

大兴安岭西部的地形也有利于火势的蔓延。由于群山平缓，沟谷、河道极为狭窄，大火一旦形成便无法阻断。而且，森林千里相接，连绵不断，山林中布满了极易燃烧的白桦树和樟子松，火一点便着，难以扑救。林脚之下，又到处是丛生的灌木与杂草，一旦起火，瞬息之间林海就会变成火海。

当然，如果没有人类活动的干预，偶见于森林区域的局部火灾未见得就是一件坏事。换言之，这种火

灾实质上属于森林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过程，即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对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大规模采伐，却使这里的森林生态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大兴安岭森林面临着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

最早对东北森林痛下杀手的，无疑是这个世纪的上半叶先后盘踞东北的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在他们穷凶极恶的疯狂掠夺之下，大兴安岭南部和东部的大片森林遭到毁坏。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这片森林的主人也没有很好地以主人翁的姿态来保护这些宝贵的资源。特别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它还经受了两次大规模的劫难：一次是在“大跃进”时期，森林成为大炼钢铁的牺牲品；一次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人们在“以粮为纲”思想的指导下，不顾一切地毁林开荒，围垦造田，森林面积因此大幅度减少。

与这些大规模的急切的破坏行为并行不悖的，是一批又一批来自关内不辞辛劳、离乡背井的农民对大兴安岭森林日积月累的蚕食和破坏。他们一无所有地来到这里，又一无顾忌地焚林辟田、伐木为材。新中国成立后，大兴安岭的开发虽然被纳入计划管理的轨道，但是仍然有数以万计的无业盲流来此谋生。这

些新土地的开拓者大多隐匿于森林深处，砍伐林木，建起栖身之所，过起刀耕火种、渔猎樵牧的原始生活——滥伐林木、偷采药材、捕猎动物，使古老的原始森林在一点一点地消失着……

正由于这种无休止的采伐和破坏，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化育而成的大兴安岭森林生态系统，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就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了：干旱性气候明显增多，灾难性大风越刮越烈，蓄水能力不断下降，地域性降雨量逐渐减少，溪谷干涸，河道断流……所有这些，都为森林火灾的发生孕育着越来越有利的条件。

从 1964 年大兴安岭开发，到 1987 年火灾，这里共发生大小森林火灾 881 起，森林可开采资源减少了一半，其中因火灾损失林木 4865 万立方米，占可采资源的 30%。烧毁的森林面积是更新林地面积的 164 倍！而 1966 年一场由吸烟引起的大火，曾燃烧了 32 天，52 万公顷森林灰飞烟灭。另据原呼玛县志记载，现在的漠河、塔河县境内，从 1951 年至 1979 年，全县共发生森林火灾 194 次，其中较大的森林火灾 24 次，过火面积 90 万公顷，毁林面积相当于木材的采伐量。

从 1985 年开始，大兴安岭地区又进入明显的偏

旱阶段。根据当地的气象资料记录，漠河的年降水量每年以 114 ~ 153 毫米的速率递减。到 1987 年 1 至 4 月，其总降水量比历年同期减少了 37% ~ 46%。一向湿冷多雪的大兴安岭地区变得异常干燥起来。空气中相对湿度明显降低，在阿木尔地区已经达到 4%。

与此同时，这里的气温也渐趋温暖，1987 年入春后尤为显著，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高 0.8 ~ 1℃，漠河 5 月 7 日 14 时气温达到 24℃，而西林吉当地气温前一天就骤升至历史上少有的 26℃。

干旱、高温使森林火灾的火险等级直线上升。一位记者是这样描述大火来临之前的森林景致的：

今年的 5 月全不是鲜活可爱的样儿。从冬天带来的那点稀薄的残雪很快被野风刮得稀乱糟，森林里大片大片地裸现着几近风干了的腐殖质层。高大的兴安落叶松萎萎靡靡，精壮的樟子松因为干燥出现一派病态，娇美的白桦一反常态犹同一具具风华的骷髅默然哀立，包括每年春天总是第一个披上绿衣的兴安杜鹃也活现出一副不肯返世的蔫巴样儿。放眼望去，浩瀚的林海灰苍苍白茫茫，在它上面，芝麻烤饼似的太阳正施展魔法，

把大兴安岭森林一步步地推向灼灼欲燃的死地。

严峻的火灾险情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警觉。这年2月5日，国务院领导指示林业部必须注意护林防火工作。同时要求确定一位领导主管防火工作，并派出工作组检查护林防火设施和工作落实情况。

随后不久，一位著名的植物生态学专家前来考察，敏锐地发现了这里的火灾险情，便在一次千人大会上向省政府提出警告：林区防火设施太差，远远不能适应护林防火的需要。一旦出现大面积火情，将难以及时扑救，以致酿成灾难性火灾。

4月20日，一股来自内蒙古草原之火，点燃了大兴安岭林区内蒙古库部尔林业局的森林。大火烧死52人，烧伤33人。

4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黑龙江14日一天就发生大小森林火灾14起。

5月5日，即大火发生的前一天，大兴安岭地区气象部门又向县防火部门发出强烈火险的天气预报。

可惜，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从林业部的某些领导一直到大兴安岭林区的防火部门，上上下下，无动于衷，麻木不仁。1987年3月，在防火力量已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漠河县竟然还撤

销了一个 76 人的森林警察中队。

此时的大兴安岭火灾，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火种了。

火 之 势

1987 年 5 月 6 日上午 10 时至 7 日上午 9 时 30 分，一昼夜之间，大兴安岭林区竟相继出现 6 处人为火源。它们分别是西林吉林业局的古莲林场、河湾林场，阿木尔林业局的依西林场、兴安林场以及塔河林业局的盘古林场和塔林林场。

依西、兴安、塔林三起火灾当天就被扑灭了，古莲、河湾、盘古三个林场的火情却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其中尤以古莲林场的火种最为凶险。

5 月 6 日下午 4 时左右，在西林吉古莲林场 4 支线 11 公里处，一个由 12 人组成的作业组正在进行抚育采伐作业。一位从河北农村来此谋生的青年汪玉峰，在未经任何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启动在防火期内林场禁止使用的割灌机。当他给割灌机加油时，因过量而使油溢满机身，并且洒得满地都是。启动割灌机时，又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了跳火。几点火星闪出，点燃了机身和洒在地上的汽油，顿时引起杂草和树木的

燃烧，草地上蹿起了一条火蛇。附近的职工赶来奋力扑打，可是一阵狂风吹来，大火烧散了群众，火势迅速蔓延，而且从林下蹿上了树梢，逐渐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树冠火。

漠河县防火指挥部闻讯之后，即刻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扑火队伍，在县长和县委副书记的带领下，迅速奔赴火场，于午夜时分控制住了古莲林场的火势，次日清晨扑灭了明火。遗憾的是，由于扑火者的疏忽和松懈，以为明火一灭即大功告成，除留下少数人看守火场外，大部分人员都撤到公路上休息、用餐，而指挥扑火的县委副书记则回到了县城。

5月7日上午9时半，还没有等到灭火队起身清理火场，余火便在大风中复燃。但有关方面负责人并没有向上级如实汇报，请求机降灭火队支援。据说这样做会使当地承担一部分机降作业的灭火费用，企业留利和奖金也要被扣罚。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实际上等于承认了领导的失职。

他们又一次错过了良机。

5月7日傍晚，风云突变。古莲林场突然刮起了8级以上的偏西风，其后越刮越猛，最大风力达9.8级，创下了当地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头以4.18米/秒的高速度极其迅猛地向

东推进。火头高达几十米、上百米，烟柱高达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火线宽达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

大火在前进过程中，热量不断积累，形成强大的高压热流。故而一面呈现出千奇百怪的火行为，诸如火旋风、对流柱、火暴、飞火，等等，变幻莫测；一面又以 3000 千瓦 / 平方米、中心深度 900 ~ 1200 度，可以卷弯铁轨、熔化玻璃和铝盆的火强度，吞噬着森林，跨越公路、铁路、河流以及数百米宽的防火隔离带，向漠河县城——西林吉镇铺天盖地般地扑去。

此时，位于县城西南的西林吉林业局河湾林场，于 5 月 6 日上午 10 时因清林工人吸烟造成的林火，同样在熊熊燃烧，火势与古莲林场不相上下。其间，带队而来的县领导眼见火势如此之猛，自认无力抗拒，干脆按兵不动，钻进远处的帐篷等候援兵。而从县里赶来的灭火增援队伍，来到现场后又找不到调遣之人，只好在原地等候。等到这位县领导大梦初醒时，河湾林场四周已经是浓烟滚滚、焦土一片了。

5 月 7 日傍晚时分，河湾林场未经扑打的林火与古莲林场死灰复燃的熊熊大火，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6 时许，怒涛般的大火首先推进到漠河县城西北侧的西林吉贮木场。这里由 10 万立方米木材堆放的木山瞬间变成了火山，继而呼啸着、升腾着向漠河县

城风卷而去。

方圆 13 公里，有 4300 户人家 2 万余人口的县城，在不到 2 个小时的时间内就被洗劫殆尽。全镇除 6 座高大的水泥建筑外，几乎所有的民房被大火焚毁。此外还有数十人死亡，68 人严重受伤，1.5 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近亿元。

烈火摧毁了西林吉镇后，在 15 米 / 秒的狂风推动之下，沿着齐古线铁路的狭长沟谷继续向东扑去。晚 8 时 20 分，大火偷袭了图强林业局的育英林场；9 时 05 分，又闯进了图强镇，死伤人数比西林吉镇更为惨重；11 时 30 分，大火冲进了阿木尔林业局所在的劲涛镇。仅仅 5 个小时，发端于古莲的林火就向东推进了 100 公里，吞没了西林吉、图强、阿木尔三个林业局所在城镇及三个林业局的 7 个林场和 4 个半贮木场。

在大兴安岭东侧，塔河县林业局的盘古林场火势也迅猛异常。大火在 3 小时 45 分钟内推进了 60 公里，烧毁了盘古林场和马林林场。由于盘古林场提前组织了疏散，虽然所有建筑设施被焚烧一空，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马林林场，不仅整个场部所在地全部化为灰烬，还有 13 人在烈火的肆虐下丧生，26 人严重烧伤。

奔进中的烈火，其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强，令人匪夷所思。

图强林业局有两辆前往西林吉救援的消防车，途中突遇火头，尽管急速掉车回开，结果还是被大火追上，付之一炬。

同样，从马林向瓦拉干方向侧风行驶的三台东风 140 型汽车，也没能逃脱火神的魔爪而被焚毁在公路上。

就连 100 多米宽的盘古河，大火也只是一跃而过。一阵热流卷起的一团黑色飓风，更将盘古、马林两个林场屋顶的铁瓦几乎全部掀起，漫天飞舞。飓风过后，两林场共 3 万多平方米的房舍，几分钟时间内即几乎全部点燃，而此前居然没发现一星火光。

在马林林场，有一位职工死在距房舍 20 多米的空地上。死者周围没有任何可燃物，但死者身上的尼龙裤却全都被烤焦了，遗体也像被装进电烤箱烤过一样，遍体焦黄。许多大树，大火过后许多天，树枝未燃烧，却都顺风向保持了热流袭过的形态。显而易见，这是高温高速热流瞬间将其定型所致。

到 5 月 8 日，西部烈火又冲出阿木尔林业局所在地劲涛镇，分成东南、东北、正东三路，向塔河方向的林区迅速蔓延；东侧火点也遥相呼应。两者在大兴